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八十八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詩十一　書十二
易十三　春秋十四
書籍十五　借書十六

學校一

白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　槐市
杏壇學名　子衿刺廢亂世則學不修　毀鄉校傳曰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人議善者吾則行之否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　開設學校　開士林
之學　小雅盡廢　遊講肆　入學以齒　學不可廢

教所由興將崇洙泗之風必立膠庠之學文翁立學漢文翁為蜀郡守及諸郡縣小史起學宮設官使弟子授業遂變鄒魯之風天下並令立學成均五立學名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夏后庠序殷瞽宗周頖宮天子立四學周立四郊之養養國老於東郊養庶老於虞庠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稷下關西告往知來子貢曰告諸往而知來者大設庠序范甯字武子為豫章太守大設庠序取交州石為磬以革舊制學者千人以私俸給又起學臺不改作而修學晉盧浦字允源為鄱陽內史修庠序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浦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大樹下況今學史序高望顯敞乎避疾

後漢魯平字叔陵為相趙王欲移居學舍平諫不聽遂上言詔下詰平平奏曰禮諸侯黌於路寢未有逃避之典學校教化之處不可詔從平言

修孔子廟階前除草得壁　後漢鍾離意為魯相出私錢付戶曹孔訢修孔子廟身入廟拭机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得壁七枚伯藏一枚以六白意意啟前甕中丹書云云具壁門注

孔學校復興　高士廉進益州長史引諸生講授經義學校復興

學堂　陳子昂學堂至今猶存

韋嗣立上書　極陳永淳後庠序濺散胄子衰缺儒學之官輕章句之選弛貴閥後生以徼倖升寒族平流以替業去陛下誠下明詔追三館生徒敕王公以下子弟一入太學尊師尚儒發揚勸獎海內知鄉然後審畀銓總各程所能以之臨人則官無曠民樂業矣

請廣學校　賈至以謂今鄉舉取人未盡請廣學校增國子博士員十道大州得置大學館

增學廬　李栖筠增

學廬表宿儒河南褚冲吳何貟等拜學官為之師身執經問義逺邇趍慕至徒數百人

興州縣學廬倪若水為汴州刺史增修孔子廟興州縣學廬勸生徒為教誨風化興行

修講舍陽嶠修講舍人以為善

千二百區劉禹錫嘗嘆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曰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才之道大壞不揚貞觀時學舍至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今入附者五國今室廬圮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貲以約也

月俸完葺鄭餘慶建言兵興以來學校廢諸生離散今天下承平臣願率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資完葺詔可

大起學校李栖筠為常州刺史乃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

督生徒興愷悌韓退之潮州請置鄉校牒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己俸百千以為學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

陸贄八計曰視學校興廢以稽教

導四門義學（王潮昭宗假潮福建等州團練使乃作四門義學）設鄉校（常袞始閩人未知學袞至為設鄉校使作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鈞禮觀游燕饗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其後閩人春秋配饗袞于學官）葺儒宮（高承簡拜刺史葺儒宮備俎豆歲時行禮）大屋加塗旣（題衡山文宣王廟講堂非曩建大屋加塗旣壯甫詩）鞠為荒圃（文粹舒元輿國庠記雖館干雲合鞠為荒圃）邦民之良升服是纓（公躬講講論虔默以聽柳宗元道州先聖廟碑）俾是荒服移為闕里（在周則魯侯申能修泮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其贊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魯化人之艱侔于蜀同上）廟舍峻整階序廓大（同上薛公祭于先聖然其堂庭庳陋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克壯廠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汰公戲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

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水環以流有泮宮之制是日樹表列位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省財乘時以僦功役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廓大講肄之位師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圃畦以毓蔬權其子母贏且不竭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吏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

徼工僦功完舊益新 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洎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柳州碑

勸學二

白敬教勸學 衛文公

文翁化蜀

劉渠起舍 劉渠字曼生除新成長告縣曰昔文翁化蜀乃更大造學舍聚生徒也

三餘 董遇有從學者苦無日遇言以三餘冬歲之餘夜日

之餘陰雨月之餘

無貟數 漢元設博士弟子無致貟數以廣學也

公卿子為諸生 左雒伯豪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傑者加其俸祿也

別立學舍 明帝為功臣子孫別立學選高能以受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通孝經章句自始亦遣子入學濟濟洋洋莫盛於永平也

孔歲饑講學不廢 崔從會歲饑拾橡實以飯講學不廢

賜市書絹 隴西恭王驕侈其弟奉慈亦荒縱皆為帝所鄙嘗曰吾仇人有善且用之況親戚乎墳典不閑學何以為善哉各賜市書絹二百匹以愧切之然不自克也

身為教誨 倪若水為汴州刺史勸生誘徒身為教誨風化興行

勸後生 陽嶠好學善誘勸後生

六經法言 韋處厚穆宗立為翰林學士處厚以帝沖怠不向學即與路隋合易詩書春秋禮孝經論語掇其粹要題為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冀助省覽帝稱善

廣

學廬（盧鴻至山中廣學廬聚徒至五百人）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韓愈進學解）

同學三

白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竝立則樂相下不厭　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事魏惠王為將軍龐涓以能不及臏以法斷兩足臏之齊後伐魏殺涓（史記）蘇秦張儀俱事鬼谷先生　同硯席書（漢宣帝與張彭祖云云）收斂（後漢戴封同學石敬之卒封收斂送喪到其家其家見平生書物皆在棺中大

異之吊同門生王丹有同門生遭喪子請吊丹撻之令遺縑而已割席魏管寧與華歆同學閉門外車馬聲歆出觀之寧割席曰子非我友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遜友視志敬業樂羣索居離羣莊子妸荷甘與神農俱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妸荷甘日中奓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嚗然放杖而笑曰知子僻陋漫誕故棄子也孔同學相愛許紹父法光為刺史元皇帝為安州撫管紹時為兒與高祖同學相愛也講德討儒君昔與余講德討儒時中之與希聖為徒呂衡州誄柳文遭時致力必濟謨庸文粹司空圖三賢贊隋大業間房公李公魏公同師文中子嘗謂其徒曰玄齡也志而密靖也惠而斷徵也直而遂俾其遭時致力必濟謨庸贊曰三賢志同夙尚儒風以植公忠出遇

太宗

師 四

白我師 三人同行必得我師 吾師 子産曰是吾師 主善 子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 吾道鄭玄字康成初事馬融學解歸北海融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教學相長 親師 安其業而親其師 人師 然後可以為人師 擇師 不可不慎 肆業 習也 無犯顏而諫無隱 隱過失也 就養無方 洙泗之間西河之上 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民疑也 青衿冑子 絳紗 宋宣文君立講堂生徒隔絳紗幔受業 不見面 董仲舒下帷讀書弟子以相次受或不見其面也 五經笥

遐孝先荅弟子嘲曰腹便便五經笥　請益無倦　冑筵講肆絕帳　發矇　童蒙求我

周禮太宰以九兩繫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能自得

師者王　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從吾所好

既多知十之賢博我以文必重在三之義　杏壇講論挽市請師　門人門生弟子

當仁不讓於師　教然後知因師貴自彊道宜馴致

苟誨而不倦則教所由興　示以一隅教其四失　始發蒙以求我終論

道而起予　拳拳服膺　聖人無常師　師無當於五服弗得

不親禮　接待張禹字子文弟子彭宣恭儉有法度戴崇愷悌多智禹受業愛崇而敬宣崇候禹將

入後堂燕飲昏夜極樂宣之來便坐講論經
義曰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兩人皆自得也**救師**魏揚攺從
范叔受易叔為出妻告繫獄攺以箭貫耳抱
叔子伏道側訟叔帝感曰乞賜揚生師也**質疑**其勤學門

少學徒董遇善左傳更為作朱墨別墨有從學遇不肯教謂之曰必當先讀百徧而義自見於是生徒少從遇學無為朱墨也**不求資**邴原年十一喪父家貧隣有書舍原過之必泣其師問之曰何泣原
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學者必有父兄羨其不孤而
得學師感之曰欲學何書原曰無錢資師曰苟有志徒
相教不求資遂從學也**不往教**孫寶字子嚴御史大夫張忠欲令授子經乃為除舍寶遂去忠遂署
為主簿以屈之寶曰君男欲學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
無往教道不可屈屈身何傷且不遇者無所不為況主
簿乎忠聞之大慙遂為寶**又**包咸字子良太守黃讜署戶曹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學無往教讜遂遣子就

師　**公超市**　張楷字公超隱居學道者從之所在成市今華陰山南有公超市　**擬十哲**　晉文立字廣休事譙周門人以立為顏回陳受字季處為子夏羅憲為子貢　**連坐**　欒恢字伯奇事焦永為河東守隨之官閉廬讀誦不交人物後永被考諸弟子以關通被繫恢獨皎然不干法也　**追訟罪**　鄭弘字巨君師焦貺楚王英反引貺貺被收疾病於道亡歿妻子禁制獄諸生懼連乃皆變姓名逃罪弘獨髡頭負鑕詣貺罪顯宗赦其家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　**舉羣盜**　漢叔孫通無所言皆進故羣盜弟子或竊言曰數歲事先生今不能進專言大滑何也通曰漢王方蒙矢石諸生寧能鬬乎乃薦之　**自表連罪**　李膺以黨錮死獄中門生故吏並被禁侍御史景毅子峴為膺門徒而未有牒録故不及譴毅曰謂膺賢遣子師之遂自表以免歸　**請罪人**　晉嵇康將刑東市學生三千人上書請為師帝不許　**不薦弟子**

孔光為三公弟子多就見師居位幾得其助光終無所薦舉至有怨者其公如此

又 後漢魯恭仲康在公位選羣高弟至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生或不蒙薦舉有怨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薦者終無言也

免門生役 王褒字偉元門人為縣役褒不囑縣令乃步擔乾飯立路旁磬折云云門生為役故來送令即放之

孔以師自居 王珪兼魏王泰師王見之為先拜珪亦以師自居

起學廬講授 袁滋彊學博記少依道州刺史元結讀書自解其義結重之後客荊郢間起學廬講授

文章老 李嶠為文章老宿一時學者取法焉

柳宗元 從柳州刺史南方為進士者千數千里從宗元遊經指授者為文辭皆有法

來學者跡接于道 陽城遠近慕其行來學者跡接于道

不拒曲士 出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二百人請留城柳宗元聞之遺何蕃等書曰俞扁之門不

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散財師儒之席不拒曲士

翼贊一人 張後裔高祖鎮太原引為客以經授秦王太宗即位賜燕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裔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帝為之笑

講授諸生 李善生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

矮國願得為師 蕭穎士矮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為師者中書舍人張漸等諫不可而止

表宿儒河南褚沖吳何貴等起拜學官為之師身執經問義遠邇趍慕至徒數百人李栖筠傳

受業解惑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韓昌黎文師說

聖人無常師 孔子師萇洪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故弟子不必不如師

通其業

成就其道德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由漢自來師道日微取揆宏襟詢謀達識韓休蘇頲集序拘戈考篆魯冊看銘書有亡篋文稱墜簡疑絳老之年走朝有門卜晉侯之疾訪史莫知莫不取揆宏襟詢謀達識使自直之箭則百代無一矢侯自圓之木則千載無一輪執矯揉之器有視之濯轂無非良材耳夢得文今之世為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吾欲從師可從者誰舉世笑之柳宗元師友箴病不喜聞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柳宗元答韋中立書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同上由魏晉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

怪聚罵指目牽引而憎與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熱又挈挈而東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常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僕來南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之犬皆蒼黄吠噬狂走者累日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亦病乎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同上答韋中立書

獨欠為人師

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同上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

韓文師說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大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

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為師

柳宗元答嚴厚輿書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為師則固

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為師弟子名而不敢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口耶

三年國子師膓肚集藜莧 韓愈詩

學生謁師贄用服脩 一束酒一壺衫布一裁色如師所服師出中門延入與坐割脩酁酒三爵止乃發篋出經摳衣前請師為説經大略然後就室朝晡請益師二時堂上訓授道義示以文行忠信孝悌睦友旬省月試時考歲貢唐歸崇敬傳

尊師五

白敬業 敬道 嚴師 敬學

無北面 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漢尊桓榮而設几 後漢

明帝尊桓榮以師禮上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燕敬鄒子而築宮史鄒衍如燕昭王擁彗請列弟子而受業築碣石宮而親事之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王者化人義存敬學生徒肄業禮必尊師苟匪師嚴則為儒戲經國化人學貴為本嚴師敬業教所由興摳衣函丈于定國為廷尉迎師受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孔著九經師授譜韋表微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詆其違超僕以宗師之位柳宗元荅蕭纂求書机以高文開其知思又超僕以宗師之位貸僕以邱山之號尊尚師儒韋嗣立上書擾楚廢弛尊嚴而威柳宗元陽城碣雖自君恩亦因儒訓前試宣州溧水縣尉胡震博通六經華皓一志家在海郡筋力未衰臣童幼之

時胡震受業豈謂年逾四紀位列三公雖自君恩亦因儒訓伏以元和二年前揚州士曹參軍薛玄造縁與臣亡父先授經具表論薦憲宗授越州諸曁縣令臣幸因家門舊事慨敢薦聞伏希聖慈特授浙東管内官與臣報其舊恩獲繼先志既顯華門之士實為儒者之榮奉宣鄉官至將相不忘本師朕深所嘉嘆宜依所奏賛皇一品制集

順宗重師傅見輒先拜唐本紀

兼魏王師王見之為先拜珪亦以師自居王珪唐史

豈不能正平公之坐敬養亥唐屈文庚之滕恭師子夏文粹杜之松荅王績書

道既知尊榮何足恃同上

官守有限就學無因延頸下風我勞何極誠恐墩煌孝廉檢對書而不出

酒泉太守列鍾鼓而不迷同上

善誘六

曰存心時覩而不語存其心也使之悱悱憤憤然後啟發　救失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　善教者使人繼其志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　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大者大鳴叩之小者小鳴　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循循善誘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憤啟悱發　一隅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教誨不倦日長　傳習教授　討論　日就月將　傳先儒之訓為後學之宗　善道　欲罷不能夫子循循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

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人能弘道師貴受方教所由興學而不厭師能善道人欲發蒙喻所由誠由用也長善善誘人孔易道難為性教貴受方師過而啇不及俱未得中求退而由兼人各宜救失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自彊不息克勤無怠激勸犯法者後漢郭林宗左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遇於路乃設酒肴以慰之人譏林宗不絕惡人林宗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結客報諸生值林宗在學愧負前言遂罷去人乃服其知識孔魏王師王珪兼魏王師王曰顧聞所習珪曰漢東平王蒼稱為善最樂顧王志之帝聞喜曰兒可以無過矣講教生徒張鎰為濠州刺史政條清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州升明經者四十人獲趨門館荷深仁于哲

匠文粹劉太真上楊相公啟又念頃日曾雲引問擊蒙而嘗失所對獲趨門館荷深仁于哲匠被君子之善誘雖其頑魯或有庶幾之道焉劉贊父玭為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玭自食肉而別以蔬食食贊於牀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五代史叔達亡國之餘幸賴前烈有隋之末濫尸貴郡因雲善誘顓識大方文粹陳叔達書建中貞元時文思崛興遂大振耀會故相常衮來為福建觀察使有文章高名又性頗嗜誘進微生推拔寒素中唯恐不及至之日比君為芝英每有一作屢加賞進遊娛燕饗必召同席君之聲漸騰於江淮且達京師矣歐陽詹集序

失師道

七

曰教然後知困　佔畢 佔視也畢簡也謂多其問難　隱學 疾師 教之不誠　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 由用也材道也 以我為隱乎 吾無隱乎爾 施悖　求佛 言教者亦言非則學者失問 教之所由發師勤而功半 不善問者云 逆師 發學 不閑於教訓 傳 化而成俗 孝則為先 師或非人 教所由發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　嘲詠 遑詔事見廢憧門 相非 夏侯勝從兄子建師事勝勝非之曰建所為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 孔無所從學 唐韓愈潮州請置鄉校牒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 倚席 唐文粹博士有倚席之譏請崇國學疏李絳 居其位者不愧其道

足下出文闈為諸生之蓍龜作後來之綿蕝得不思其居其位者不愧其道處于職者不隳其業乎否則市大易貿粟之譏招詩人伐檀之剌矣移成均博士書皮日休日戒其屬月勵其徒嗚呼西域氏之教其徒日以講習決釋其法為事吾之視太學又足為西域氏之羞矣奚不日戒其屬月勵其徒年持六籍日決百氏俾諸生於聖典也洞知大曉同上

扑刑 八

㔾扑作教刑　檟楚二物收威也二者刑類扑建也收者斂也禮記孔

榎楚之政柳宗元四門記四門學之制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榎楚之政分其人而教育之不

率教者檟楚之歸崇敬振生徒及第多少為博士考課上下有不率教者檟楚之督以

鞭楚陽嶠為國子祭酒生徒游惰者至督以鞭楚人怨之乘夜毆嶠劉知幾年十二父藏器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唐史廢業怠教者寘之以刑自然儒雅日興典墳日重先生之道日盛太學之訓日崇李絳請崇國學疏

死喪九

白事師左右就養無方方常也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哭寢師吾哭諸寢無服孔子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視猶父也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天喪予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哭於廟門哭師云云賀土成

墳後漢桓榮字春卿事九江朱普普卒榮乃奔喪負土成墳素服夏侯勝授太后尚書及卒太后素服以報師傅之恩子路死夫子哭之於中庭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服斬郭禹師郭荷荷卒曰五服之師者重服聖人嫌也遂服斬居廬羣居則經出則否廬冢六年史孔子喪弟子三年喪畢唯子貢廬墓六年而去思慕孔子卒弟子思慕以有若似孔子相與立為師以事如孔子議服晉禮志曰古無師制新禮齊衰三年摯虞議宜依舊無服詔從之其萎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吾將安放夢奠子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子哭之慟弔服加麻棄官行服魏王朗師楊賜賜卒云云孔子廟藏孔子衣冠琴書至漢二百餘年不絕孔門人行喪王義古既死門人負半千何彥

先行喪蒔松柏墓側三年乃去弟子共葬之啖助傳施士句吳人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由四門助教為博士秩滿當去諸生封跣乞留凡十九年卒于官弟子共葬之葬之日自遠至者幾千人江夢孫集門生弟子說釋經義卒時年八十五葬之日自遠方至者幾千人而服緦絰時跣者百許江南野史

從學十

白來學　鼓篋　負笈　摳衣　虛往實來莊子行不言之教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不善者反此

蟻術蟻子時術之言蟻蟲時術其功乃大學步莊子壽陵餘子學步邯鄲失其故步匍匐而歸青

出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

百徧　有從董遇學者曰必先讀百徧其義自見

犯夜　晉王承為東海吏錄一犯夜人來云從師不覺日暮承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恐非正化之本遣吏送歸家

告往知來　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絕問　後漢趙偉字君長恥於廝役遂弃車馬詣資中杜撫授書二十年絕問家為發喪制服撫後乃歸

遁去　范丹字史雲為小吏恥之乃遁去受學於樊英又就馬融學也

東家丘　鄭邴原字根矩欲遊學詣孫崧崧曰君鄉里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多識而君捨之履千里所謂鄭為東家丘也原曰人各有志或登山採玉或入海求珠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也先生謂僕以鄭為東家丘亦以僕為西家愚人崧辭謝之

稱官求學　應劭造鄭玄曰故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如何玄嘆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大慙

孔

從外家學 蔣乂幼從外家學得其書博覽強記逮冠該綜羣籍

翺籍相上下 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翺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至乎至也韓愈與馮宿書

無限其門 文粹林簡言上韓吏部書人有儒其業與孟軻同代而生不遂師於軻不得聞乎道閣下豈不謂之惜乎去夫子千有餘載孟軻揚雄死今得聖人之旨能傳說聖人之道閣下耳今人睎閣下之門孟軻揚雄之門也閣下無限其道為異代惜焉

問文章為事 韓愈答竇存亮書今乃秉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為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

詩十一

白詩序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者莫近於詩先王以

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四始　刪詩為三百篇　溫柔敦厚詩教也　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牆面而立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觀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義府詩書義之府　思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王澤竭而詩不作文選成康沒而頌聲寢云云　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頌各得其所 興於詩 修身當先學詩也 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刪以頌文 孔子 詳其大義 毛萇 若過庭之子不學風雅之言 則入國之人 馬知敦厚之教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民風 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陳詩謂採詩以觀之 唐虞之代 教在修文 殷周之時 學雖廢業 採周之舊 反魯而刪 冬夏教以詩書 書屬禮禮陰也故以屬冬詩屬樂樂陽也故以屬夏 春誦月將 夏弦 以絲播樂章 義則有六 詩有六義 學而肄三 肄習也三謂小雅三章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 博依廣博興喻也 分為四 藝文志仲

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弟子喪而大義乖故詩分為四注云謂毛齊韓魯也習奉曰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又詩內傳曰卯酉午戌亥解頤匡說詩解人頤牆面見上孔馬周嗜學善詩誦鹿鳴蟋蟀山惲中宗昵宴近臣詔偏為技山惲奏無所習惟知誦詩乃誦鹿鳴蟋蟀二篇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近規諷止之帝嘉其直下詔賜服一稱獻詩纂義許叔牙於詩禮尤邃獻詩纂義十篇詩正而葩韓愈進學解曰詩正而葩詩有魯達徐曠傳時許善心薦曠及魯達為學官時稱詩有魯連皆一時冠詩以紀興衰誦嘆六典

書十二

白義府趙衰曰郤縠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雅言見上孔子曰入其國其教

可知也其為人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禮
上古之書謂之尚書　虞夏商周之書　典謨訓誥誓
命之文雅誥奥義　百篇之義歷代寶之以為大訓
上世帝王遺書　足以垂世立教　藏於屋壁魯恭王時嘗欲
以孔子宅為宮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　伏生傳授漢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
孔子訓傳孔安國作傳具序曰研精覃思博考經籍　反魯之刪仲尼自衛反魯書　暴
秦之剗秦剗古文　藏之書府治以學官　文之將喪焚棄於秦坑　道之既
行啓發於魯壁　羲軒之化必在修文　虞夏之書所宜立學　臯陶之謨周

公之誥 蜀志或恠諸葛亮文彩不豔而過丁寧周至時議以皐陶大賢周公聖人考之尚書皐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則皐陶與舜禹談周公與羣臣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旨不得遂志也

古文 後漢杜林字伯山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愛之衛宏徐巡皆受林學士古文示人曰林離流兵亂常恐此經將絶何意衛子餘生復能傳之是斯道竟不墜地古文雖不合時務然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顧生無悔所學古文遂傳於世

孔王審邽 通書

讀湯誓 高定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耶對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郢異之世重其早慧

本之書以求其質 柳宗元荅韋中立書本之書以求其質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

改頗為陂 唐玄宗詔典謨既作雖曰不刊文字或訛豈必相襲朕聽政之暇乙夜觀書匪

徒誂於微言實欲暢於精理每讀古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路三復斯文並皆協韻唯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中無平不陂釋文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别為陂則文亦會意為頗則聲不成文應由煨燼之餘簡編墜缺傳授之餘差舛相仍原始要終須有刊革朕雖先覺㷀訪諸儒僉以為然終非獨斷宜改頗字為陂仍糾謬王元感撰書糾謬詆先儒同異宣示國學

易十三

白畫八卦古者伏羲氏始畫八卦九聖之微言自伏羲至孔子八索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又仲尼讚易道以黜八索絜靜精微易教也易之失賊

知周公之德傳曰韓宣子觀書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

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彖與周公所作彖辭也故云乃知周公之德六爻之變三絕之勤孔子讀易韋編三絕斷志子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建陰陽天地之情位以為易雖有明智之心進必斷其志焉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知命之年乃讀至命之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鉤深索隱通幽洞玄玄奥之言精微之義易與天地準　下學上達　上天知命　賾天地之奥知鬼神之情讚以微言仲尼詳其大義輔嗣以斷天下之疑知性命之理　彰往考來　設卦明象觀爻立辭撮造化之樞達剛柔之變羲文之易文選孔七十六家藝文志易類七十六家六百六十五卷縣解

尹知章覃思經術於易尤縣解

佗書罕讀王績字無功以周易老莊置牀頭佗書罕讀也著大易張志知著大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有五為一時冠易有陸德明為一時冠膚末於學柳宗元與劉禹錫書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為新奇彼畢子董子何膚末於學而遽云云

春秋十四

白魯史春秋者魯史記之名晉乘晉謂之乘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

獲麟之史春秋感麟而作故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記事繫年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係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不刊之

書以一字為褒貶　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宛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　非聖人孰能修之　筆削 史記仲尼筆削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 知丘 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 立一王之法　周禮盡在 見易門注 善志 志記也春秋善記事也 經國之典 帝王之准式 經者夫子之文章 傳者邱明之善志 子夏不能措辭 見上 元凱猶具成癖 杜預有春秋之癖 藏之書府 講以學官 仲尼明周公之志 傳序曰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 丘明授夫子之經 序曰左邱明授經於仲尼 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 即序所謂諸侯各有國史 分為五 漢藝文志

云仲尼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

春秋分為五注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郏氏

三傳異同

後漢何休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矛以伐我

春秋調人

晉劉延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反為讐敵乃思一家之異合而通之以周禮有和然調人之官遂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論其首尾使大義無相乖有不可合者攀長短以通名也

立博士

劉歆字子駿上疏請立左氏博士下議范叔超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郎明師徒相傳又無其文非先帝所道無因得立

上疏論

陳元上疏陛下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故立左氏博士詢可否此聖人得人之讓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也論者沉溺所習玩守舊聞左氏孤學少與遂為墨家所排之

公羊爭長

嚴翰公仲善公羊鍾繇好左氏為太官廚謂公羊為賣餅人家數與翰會

辨析長短縣機捷翰訥口時屈無以應縣曰公羊高竟服邱明矣翰曰直故吏為邱明公服耳公羊未肯也

孔實辭 孔子作春秋以一王法記言事以為褒貶盡聞見以為實辭舉凡例以為異同

振滯 王元感撰春秋振滯等數十篇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指南也

敗績 武平一初崔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諸侯官族宅日學士大集日用折平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

著通例及天文事序議 韓滉善治春秋著通例及天文事序議各一篇

衮滋 能為春秋嘗以劉惲悲甘陵賦褒善斥惡庾春秋指然其文不可廢乃著後序

著三傳總例 韋表微尤好春秋病諸儒執一槩是非紛然著三傳總例完會經趣

外傳 劉貺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謚後人追修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殲于遂鄭弃其師皆孔子新意師春一篇錄卜筮事與左氏合知按春秋經傳而為也因著外傳

于休烈

吐蕃金城公主請文籍玄宗詔秘書寫賜休烈上䟽曰若陛下慮其失情示不得已請去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盛强征伐競興情偽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有以臣召君取威定覇之事誠與國之患也

樊澤著春秋傳

彭玗通左氏春秋

王審邽通春秋

朱子奢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年病兵不解帝假子奢侍郎持節諭旨至其國為發春秋題納其美女帝責違旨而猶愛其才

集傳啖助善為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為例統

可讀施士匄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李石因言士匄春秋可讀

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韓文論史書

非聖人之作春秋周室卑而諸侯僭矣文粹常仲孺文宣王廟記

著後梁春秋蔡允恭

記諸侯戰爭之事五代敬翔

太祖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記諸侯戰爭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為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大喜

三代聖王死其道盡留於春秋（文粹劉軻與馬植書自洙泗渡于淮達于江浮滄濱抵羅浮始得師于壽春楊生楊生以傳書為道者也始則三代聖王死其道盡留於春秋）紀事（文粹陸龜蒙春秋者紀事之史）憑私臆決（啖助攄訥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尊之曰孔子意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說自為紛紜）左氏有文遠（徐曠字文遠）幽厲雖衰雅未為風逮平王之東人習餘化（啖助幽厲雖衰雅未為風逮平王之東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為始所以拯薄勉善救周之弊革禮之失）

書籍十五

曰五車莊子曰惠施具書五車　羣書班游受詔進讀羣書　閱市王充貧無書游洛陽市閱所賣書一見必誦遂通百家　文史溢几篋張華字茂先雅愛書籍身死日無餘財唯文史溢几篋甞徙居載書三十車秘書監摯虞志撰定書皆資華本取定　孔以墜鸞為不孝戒子孫杜燕家聚書至萬卷署其末以墜鸞為不孝戒子孫　數車李襲譽以餘資寫書罷揚州書遂數車載　好書侯君集本以行伍奮不知學後貴益自喜好書　校集秘書魏證奏引諸儒校集秘書國家圖籍槃然完整　聚書至二萬卷蘇弁聚書至二萬卷手自言定當時稱與秘府埒本傳　不減秘府王方慶家聚書多不減秘府　令狐德棻贊曰典章圖史有國者尤急所以考

存亡成敗陳諸前而為之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發其義而後唐之文物粲然誠知治之本歟

求天下遺書　令狐德棻大亂後經籍亡散秘書湮缺德棻始請帝重購求天下遺書置吏補録不數年圖典略備

手寫書百卷　李大亮在越州手寫書數百卷及去留都督署

吐蕃請文籍四種　于休烈吐蕃金城公主請文集四種玄宗詔秘書寫賜休烈工疏吐蕃之性慓悍果决善學不回若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詭詐之計深於文則知往來書檄之制此何異假寇兵資盜粮也

一書進官一資　於時經大盜後史籍燔缺休烈奏請下御史臺史館所由購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疋凡數月止獲一二篇

讎定羣書　王珪父顗隋開皇十三年召入秘書內省讎定羣書

自寫筆不釋手　張文琮自

寫筆不釋手子弟諫止曰吾好此不為倦

侔秘府 張弘靖家聚書侔秘府

以古文字參定同異 韓王元嘉藏書至萬卷皆以古文字參定同異

文句詳正 宗室沖譔時籍沒者衆惟沖譔家書為多皆文句詳正秘府所不及

開陳經書 王義方為吉安丞吉安介蠻夷梗悍不馴義方召首領稍選生徒為開陳經書

左右圖史 楊綰獨處一室左右圖史

賜書 柳宗元貽京兆尹許孟容書曰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三易王書存亡不可知

熟誦乃錄 陸龜蒙得書熟誦乃錄讐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藏雖少具精皆可傳

四庫完治 褚無量初內府舊書自高宗時藏宮中甲乙叢倒無量建請繕錄補第以廣秘籍天子詔於東都乾元殿東廂部彚整比無量為之使因表盧僎陸去泰王擇從徐楚璧分部讐定衛尉設次光祿給食又詔秘書省司經局昭文崇文二館更相檢讐

采天下遺書以益闕文不數年四庫完治帝詔羣臣觀書賜無量等帛
追紬故書
鄭虔為博士初度追紬故書可誌者得四十餘篇
括遺書
蕭穎士奉使括遺書趙衛間淹久不報為有司劾免
藏家書於箕潁間
安祿山反穎士因藏家書於箕潁間身走山南
唐元宗
置集賢院部分典籍乾文殿博覽羣書至六萬卷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焉
臭朽蟫斷蠹秩紛外
馬懷素有詔句校秘書是時文籍盈漫皆臭朽蟫斷蠹秩紛外懷素建白顧下紫微黄門召宿學巨儒就校繆缺又言自齊以前舊籍王儉七志已詳請采近書篇目及前志遺者續儉志以藏秘府詔可
聚書為樂
程光鄭日與賓客飲酒聚書為樂
奇篇秘籍
段成式多奇篇秘籍
取民藏書獻
董昌倩宗始還京師昌取越民裴氏藏書獻之補秘書之亡
家藏書至萬五千卷
蔣乂
起文

思殿前蜀王建起文思殿以清資五品正員官購羣書以實之縹帙李白詩林軸麗麗來鶡讀鬼谷子具天下之書則墻塞整林軸麗麗斯可謂教導之備者也年代浸遠謬誤滋多文粹李陽冰論古篆書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黃墨精謹韋述蓄書二萬卷皆手校定黃墨精謹內秘書不逮也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韓愈送諸葛詩數車韋述元行冲為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家有書至萬卷世號李書樓李磎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軸帶籤帙兩都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籤帙皆異色以別之四部書景龍文館

記䕫稷知集庫馬懷素知經庫沈佺期知史庫武平一知子庫謂之四部書

乙夜觀書

唐文皇帝每視朝後即閲羣書嘗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觀事乙夜觀書何以為人君也

洋洋滿車

好古書百家言洋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為義府溢為高文柳子

愛古書樂而成之

吾嘗病其畔散不屬欲采此義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攟摭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撝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柳宗元

文字曾巻留

杜詩

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

柳仲郢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閲下者幼學焉

隋平之後經籍漸備

大唐平王世充收其圖書泝河西上多有漂没存者猶八萬自是圖籍在秘書弘文館集仙所寫皆御本也書有四部一曰甲為經二曰乙為史三

曰丙為子四曰丁為集故分為四庫每庫二人知寫書出納名目次序以備檢討焉四庫之書兩京各一本共一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紙寫其經庫書綠鈿白牙軸黃帶紅牙籤史庫書鈿青牙軸縹帶綠牙籤子庫書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綠牙軸朱帶白牙籤以分別六典

藏書聞禹穴 杜甫秦州雜詩

黃卷真如律 同上呈嚴鄭公

借書十六

白桓生欲借班嗣書 班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游生穉穉生彪彪與從凡嗣共游學家有賜書桓生借其書嗣報曰吾子已貫仁義之羈絆何不用大道皆有學步邯鄲失其故步匍匐而歸恐似此故不進之云云桓生譚也

好寫留本 漢河間獻王從民約借善書必

為好寫之留其真本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必奉以獻之

從帝借書　晉皇甫謐從晉武借書帝載一車而賜之

不借　蜀志許慈與胡潛為博士更相克伐分爭書籍有無皆不相通借也

孔篇帙壞舛必為輯䟽　陸龜蒙借人書篇帙壞亂必為輯䟽刊正

假異書　五代四夷錄元欲知書自契丹歸中國載書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每假其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

東修投羊　唐餘錄倪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窻安置不見天日子弟直日看書借書者先東修投羊

借人編簡壞者緝之　文字繆誤者刊之笠澤叢書

借御書讀　唐舊史李敬玄高宗在東宮馬周啓薦之召入崇賢館兼預侍讀仍借御書讀之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八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賛

謄録監生臣許立壆

白孔六帖卷八十九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九流一　講論二

道教三　養生四

道士五　圖籙六

瀘術七　齋物八

自然九　仙十

求仙十一　吏隱十二

丹藥十三　宫觀十四

釋教十五　戒律十六

禪定十七　佛十八

經十九　僧二十

寺二十一

九流一

白漢書九流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

亦異數 子曰必也正名乎此言其所長也及徼者為之徼訐也工吊反則鉤釽析辭而已釽破也音匹為君者慎器與名不可假人也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又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不受辭此其所長也邪人為之則尚詐而棄信也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灋此其所長也盪者為之則漫羨無所歸心也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五穀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及鄙者為之欲使君臣

竝耕之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細米為稗王者欲知風俗故立稗官使采街談巷說諸侯議說也　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致遠恐泥　此亦芻蕘狂夫之議　兵權家者流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官助人君明教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高或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修之僻儒之患也　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宇茅屋采椽兼受選士及蔽者為之權兼愛之道不知別親踈若能修六藝

之術觀九家之言捨短取長則可通萬物之畧也　陰陽家者流使人拘而多忌史記　道家者流見道教門　孔操毫注簡文粹韋處厚薦皇甫湜書操毫注簡判九流之紛蕩摘其外駮趨于東途　騁思文粹李王侍郎傳論賛騁思於九流之域　如貫珠然文粹權德輿秘書郎壁記九流百氏如貫珠然學與仕皆優而還相為　清於心鏡文粹李嶠上高長史書洞用者其在茲乎　庭秋水清九流於心鏡　異趣文粹呂温人文化成論九流異趣　鼓舞犇走文粹權徳輿崔祐甫集序九流六藝鼓舞犇走　偏說白居易點子書格言具舉則為九流之偏說不禁而自隱矣　為九流之華蓋李商隱一品集後序　九流得失班固序之詳矣白居易　九流百家皆所

詳悉韓文毛頴傳　紛蕩見上韋處厚書注

講論二

白易曰麗澤兊君子以朋友講習禮曰講學以耨之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　侍坐大司成逺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　傳曰趙武子講求典禮　幼者聽而不問　嶽嶽五鹿充宗恃貴講論是非鋒生

朱雲攝衣登堂志氣慷慨連拄五鹿君人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匡鼎來匡衡善說詩諸儒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鼎力也　發明倪寛訥口不能發明諸說人辯論而智不及寛也　講尚

書後漢張酺肅宗先備弟子禮令酺講尚書一篇然後終君臣之禮

重席後漢世祖令羣臣說經史乃相詰難義有不通輙奪其席以益通者戴憑遂坐五十餘席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下坐庾乘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貴人多以下問之由是學中必以下坐為貴

論難桓榮論難常以禮讓相厭不能長勝之

石渠宣帝令諸儒雜論五經同異於石渠劉更生講亦於石渠也

麈尾講者所執

講貫忘食晉孫盛字安國常詣殷浩談論對食奮執麈尾悉洛飯食冷而復煖者四至暮忘餐而理竟不定

婦人談論王凝之妻謝道蘊居家不嚴而治會稽太守劉抑聞其名請與談論道蘊素知抑名亦不自阻乃坐帳中抑束修整帶造榻道蘊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敘家事慷慨留連徐問義旨詢理無滯抑退嘆曰使人心形俱服謝亦云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心也

不相讓魯平叔陵和帝因朝魯諸

儒平與賈逵黃香相難數事帝善平說賜冠幘履韈平因上䟽曰說經者傳先儒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之則其道不明

孔反復研辯 徐曠者儒沈重講太學授業常千人曠從之質問不數日辭去或問其故答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與境彼有所未見者尚何觀重知其語吾與反復研辯嗟嘆其能

聽者忘勞 文遠說經徧舉先儒異論分明是非乃出新意以折衷聽者忘勞

入講承光殿 陸德明初陳後主為太子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始冠與下生國子祭酒徐孝克敷經倚貴縱辯衆多下之獨德明申答屢奪其說舉坐咨賞

論難鋒生 徐曠為國子博士高祖幸國學觀釋奠曠發春秋題論難鋒生隨方占對莫能屈帝異之

隨方立義徧析其要 陸德明補太學博士高祖釋奠召博士徐文遠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誠辯然德明一舉輒蔽可

謂賢矣賜帛五十已遷國子博士

舌無留語 趙弘智入爲陳王師講孝經百福殿於是宰相弘文館學士太學生皆在弘智舉五學諸儒更詰辨隨問酬答舌無留語高宗曰試爲我陳經之要以輔不逮對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願以獻帝悦賜絹二百名馬一疋

酬復淵詣 王方慶學者有所咨質酬復淵詣

據經條答 鄭肅曜太常少卿博士有疑議往咨必據經條荅

誼據該明出其悟表 顔師古帝嘗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寖訛詔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詰師古師古輒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誼據該明出其悟表人人歎服

孔穎達 隋大業初文明經高第授河内郡博士煬帝名天下儒官集東都爲詔國子秘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

幸太學觀釋菜命講 拜祭酒侍講東宮帝幸太學觀釋菜

命講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之

依經辯舉皆諸儒意所未叩

蓋文達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竇抗集諸生講論於是劉焯劉軌思孔穎達並以省儒開門受業是日悉至而文達依經辯舉皆諸儒意所未叩一坐歎歎

譬曉密微遠近宗仰

蓋文懿唐高祖於秘書省置學以教王公文懿為國子助教既升席公卿史相顧問文懿譬曉密微遠近宗仰

休沐講授

尹知章轉國子博士休沐講授始輟

升堂講勸

太子齒冑於學詔褚無量升堂講勸百官勸禮厚賚賜

講辯三教

尹愔為國子大成每釋奠講辯三教聽者皆得所未聞

進講禁中

陳希烈工文章開元中帝儲思經義自褚無量元沖卒而希烈康子元馮朝隱進講禁中其應答詔問敷盡微隱皆希烈為之

章句

博敏而辯

褚無量拜國子司業太子釋奠國學令講經建端樹義博敏而辯

七寶山

座明皇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召諸學士講論古今勝者得升座張九齡論辨風生首登此座

馬天寶遺事

講貫經籍俾達奧義柳文音吐清辯據引淹該陳少游幼習老子莊周書為崇玄生諸生推為都講有娼者欲對廣衆切問以屈少游乃升座音吐清辯據引淹該

問窮而對有餘

道教三

白玄元之教 自然之教 大道至道 修道之謂教 城

中之大 無為之道衆妙之門 玄風 教父吾將以為教父 真宗

道德之文五千言 尊道貴德 萬物之宗道也 希夷之道 觀衆

妙之門坐思奧旨弘道　混成之教正始之原玄珠玄訓　無名之璞道也上士勤行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妙有虛無聖人尊道行有餘力坐進此道清淨　深行　淺行文子曰古之為道者深行之謂之道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開至道之軌躅發玄關之扃鑰國家教本玄元政先清淨一陰一陽之謂道一無也道無不存存陰而無於陰存陽而無於陽然陰陽之中皆是道故曰一陰一陽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以其無為之功也大形而上者謂之道　道心惟微　大道不器

大道無名彊名曰道　蓀光注而不滿酌而不竭不知其由謂之蓀光言自光不

漪

藝文志曰道家者流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

其術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最與時遷徙應物變

化本清虛以自衛守卑弱以自持此乃君南面之術放

者為之則絕去禮樂兼棄仁義蕩者曰獨任清虛　可

以為理　丘之道也其由醯雞莊子曰謂甕中蠛蠓在螻蟻在稊

稗　授業觀形晉張忠臣知至道虛無為宗依山巖幽谷鑿地為窟室弟子亦居窟室相去六

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言弟子授業觀形而退立道壇於窟上每日一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為釜　孔

清虛寡欲李叔明惡道佛之弊上言道清虛寡欲者也今迷其內而飾其外使農夫女工墮業以避

役故農桑不勸兵賦日屈國用軍餉為戮耗彭偃議見僧門集晉魏以來與佛駮者傅奕注老子并集晉魏以來與佛駮者為高識篇請無廣道姚崇請無廣道好黃老清淨術崔玄亮少好黃老清淨術晚好黃老李白晚好黃老術柳并初并受業於蕭穎士而并好黃老穎士嘗曰并不受命而尚黃老予亦何誅邢和璞喜黃老好黃老道數祠禱孔戣遷信州刺史李位好黃老道數祠禱部將韋岳告位集方士圖不軌高重議上覆捕位劾禁中妙物為言張薦明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得其極者戶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五代史放曠而處逍遙而遊崔尚桐柏觀頌以虛寂自然無為為宗唐六典道士修行有三事號其一曰法師其二曰威儀師其三

曰律師其德高思精者謂之練師而齋有七名其一曰金籙大齋其二曰黄籙齋其三曰明真齋其四曰三元齋其五曰八節齋其六曰塗炭齋其七曰自然齋而䄍謝復三事其一曰章其二曰醮其三曰理沙大抵以虛寂自然無為為宗

出家修道者不干預於人事鼻清其身心以虛泊為高以無為為妙無欲無營不損不害辛𧦬否諫造金仙觀

養生四

白禮曰仲夏君子齋戒處必掩身無躁止聲色無或進薄滋味無致和節嗜慾定心氣月令

君子有四時子産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

易頤卦

曰君子以節飲食養神文子太上養神其次養形谷神不死上藥養命中藥養性攝生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清虛素朴致心於止水納性於玄珠恬淡清靜練冰雪之容延金石之壽納沆瀣之精率道遂之性勞神役智啄腐吞腥味乃腐腸之藥色為伐性之斧道養和平血氣和平形勞神竭漢書云神太勞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早疲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禁精氣之戶牖復性命之本源緘縢六志扃鐍百骸一溉之功以稼穡喻養生言一溉之功亦有益也養内養外田開之曰聞之夫子善養生如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岩居而飲水不與人共利行年七十而有嬰兒之色不幸遇

餓虎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内熱疾死豹養於内而虎傷於外毅養於外而疾攻於内此二者不鞭其後者也**利形實下**王吉書休則俛仰屈伸以利形進退趍步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藏**專意積精以適神**被褥大温**魏王朗曰少小若被太温太渴則不便柔膚是以難可防護易用感傷被不至甚温厚安保金石之性壽比南山也**孔善攝生**崔元綜善攝生年九十餘卒**達於養生**穆宗復惑方士張臯上疏曰高宗時處士孫思邈達於養生具言曰人無故不應餌藥藥有所偏助則藏氣為不平推此論之可謂達見至理**金石非可御**韋澳帝問輔養術澳具言金石非可御方士恠妄宜斥還之**未嘗以氣海煖冷物**柳公度善攝生八十餘有彊力常云吾初無術但未嘗以氣海煖冷物熱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善藥不可離手**

孟詵嘗語人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

嗇神以佑藥兼味以禦祲地泄冬無嚴寒嗇神以佑藥兼味以禦祲夢得荅賓中丞

柳宗元荅周君巢餌藥久壽書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者以為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小子之所不欲得

臥欲縮足酉陽雜俎雍公云臥欲縮足不欲左脇寢自言每夕濯足已四十餘年至今六十九而未嘗有病

養生終自惜伐數必全懲杜甫寄伯華

嘗採姹女於江華收河車於清溪與天水權昭夷服勤爐火之業久矣李白送權十一序

道士五

白上士勤行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仙材　真籙　從事於道、性與道俱　惟道是從　志以道寧　品登仙籙　名在丹臺紫陽道人周季道入蒙山過羨門子再拜乞長生訣羨門子曰名在丹臺玉室中何憂不仙　志道據德和光同塵　遺形反性長生久視　心啓玄關品登仙籙　奉教玄元宅心清淨　名隸紫府心求玄珠　探玄養素　得崆峒之道與汗漫之游　刳心求道　與道沉浮　五千玄言人能弘道　授田令令曰道士受老子經以上道士給田三十畝僧尼受經具戒准此　羽服　玄宮孔丐為道太平公主則天皇后所生后丐主為道士以幸冥福　瓊華真人華陽公主大歷七年以病丐為道士

號殞華真人

詭為道士 魏徵隋亂詭為道士

賞賚歲巨萬計 常袞天子誕日諸道為老子浮屠解禱事袞請皆還之曰今軍旅未寧王畿戶口十不一在而諸寺寫經造像焚幣埋玉所以賞賚若比邱道士巫祝之流歲巨萬計陛下若以易芻粟減貧民之賦天下之福豈有量哉代宗喜納

請為道士 姜公輔陸贄為相公輔數求官贄察謂曰竇丞相嘗言為公擬官屢矣上輒不悅公輔懼請為道士未報

韋渠牟 為道士不終更為浮屠已而復冠

對麟德殿 韋渠牟與佛老二師對麟德殿質問大趣渠牟有口辯雖於三家未究解然答問鋒生帝聽之意動

不食酒肉 南蠻盤盤有佛道士祠僧食肉不飲酒道士謂為貪不食酒肉

李嶠上書 今道人私度者幾數十萬具中高戶多丁富商大賈詭下臺符羼名偽度且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賦何以備之

絕粒學

老子道 丁公著三歲喪母甫七歲見隣媼抱子哀感不肯食請於父緒願絕粒學老子道父聽之

以左道幸 李澄出為河南少尹道士孫甑生以左道幸託祠事往來嵩少間干請亂吏治澄不為應

寘居於嵔壘寄迹於軒轅 陳子昂頌

志摩青雲 進視紫闥同上

投身霄嶺 感景雲林同上

夢游帝居 賀知章病夢游帝居數日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

喻日安坐凌霄欲飛 崔尚桐柏觀頌

道士有名無實俗鮮歸重於亂政輕 李叔明素惡道佛之弊上言乃下尚書省雜議於是彭偃曰道士有名無實俗鮮歸重於亂政輕

拜諫議 尹愔初為道士玄宗尚玄言有薦愔者召對喜甚厚禮之拜諫議大夫

曳輕羅羽帔 後唐清泰中進士寵式於嵩陽觀聚課有辭學士者因上山採樵次見山上有道士五人曳輕羅羽帔身長大

欲攜此子同去辟辭之乃琥其移背上朱篆一行八字道流則乘虛而去辟歸觀其詁其事無有識其篆者出北夢瑣言

建寶皇宮以居　閩王鏻好鬼神道家之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寶皇宮以居之守元謂鏻曰寶皇命王小避其位後當為六十年天子鏻欣然遜位命其子五代史

專太清之業　陳子昂尊師頌

玄標仙骨　同上

駕景凌煙　同上

煮石　韋應物寄全椒道士澗底東荊薪歸來煮白石

仙階之秀　陳子昂頌尊師有弟子十人並仙階之秀

見天子必拜凡止民家不過三夜　百官志崇玄署令道士見天子必拜凡止民家不過三夜出踰宿者立案連署不過七日路遠者州縣給程

天下道士七百七十六　同上

稟訓瑤庭密受瓊室　陳子昂潘尊師頌

鸞姿鳳骨眇愛雲松　同上

黄冠之

倫柳宗元表

圖籙六

白仙籙　真籙　靈符真文金簡玉篇仙訣　真訣　玉冊金繩

玉簡　六甲秘文　萬年神術淮南王有鴻寶萬年術王烈得

石室之書　玉版金壇之籙　仙籍真官孔躬受道家

之籙帝紀贊武宗奮然除去浮圖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見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好惡有不同爾

金籙司馬承禎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又命玉真公主及光祿卿韋縚至所居按金籙

秘書訣籙道行峻異得衆真秘書訣籙聚經籍圖史倂於麟閣柳宗元張先生墓誌銘

科籙教戒崔尚桐柏觀頌科籙教戒博綜無所遺著籙之侶升堂者比迹文粹懸明鏡於講肆陳鴻鐘於靈壇著籙之侶升堂者比迹孟法師碑岑文本靈符寶章文粹昇玄劉光碑金開玉堂靈符寶章馮宿道微陳子昂別中嶽真人序豈知瓊都命泛金籙道微秘籙寶書文粹顧況金璫玉珮歌五嶽真君之秘籙九天丈人之寶書雲鶴盤旋北夢瑣言馬朗州布振釋氏僧尼填咽一旦欲授籙僧徒沮之馬處誠不退及散齋之晨空中雲鶴盤旋衆共睹之判官何致雍為蔓齋詞云一聲空洞之音重城月曉數隻仙禽之影碧落霜寒九隴殘經唐道士姜玄辯至德中於九隴伏龍觀拾得殘經四五紙是太上役使六丁法神篇啓黃簡秘籙捧朱籤元稹開元觀

白

御風 列子御風而行旬有五日而反

隨雨 赤松子為水工能隨風雨上下

隨煙 寗封子黄帝時陶正能出五色煙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

石化羊 黄初平叱石化為羊

竹變龍 費長房得山翁所與杖乘至家投葛陂化為龍

舄化鳧 王喬為鄴令舄化鳧飛朝會

步行水上 吳葛仙翁飲酒常入陂中吳主遇大風百官皆沒使人鈎求翁船見仙翁步行水上來衣履不濕有酒色云子胥為設酒

孔以術得幸 嚴郢方士中泰芝以術得幸肅宗遨遊湖衡間以妖幻詭衆奸贓鉅萬潭州刺史龐承鼎按治帝不信殺承鼎郢方入朝辨之流建州泰芝後坐妖妄不道誅

召語養生術 李德裕方士趙歸真以術進德裕諫曰是當敬宗時以詭妄出入禁中人皆不顧至陛下前帝曰歸真我自識顧無大過召與語養生術爾對曰小人於利若蛾赴燭回見歸真之門車轍滿矣不聽于是挾術詭時者進帝

志衰焉

壽數百歲　李德裕狂人杜景先上言其友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德裕曰臣慮今所得者皆迂怪之士使物淖水以小術欺聰明如文成五利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方士未有御其藥者故漢人稱黃金可成以為飲食器則壽高宗時劉道合明皇時孫甑生皆作黃金二祖不之服豈非以宗廟為重乎

髮白復鬒　王遠知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使人介以邀見少選髮白俄復鬒帝懼遣之

石自鬬草為人騎馳走　天寶中有孫甑生者以役聞能使石自鬬草為人騎馳走楊貴妃喜觀之數召入宮中

自隱　又有羅思遠能自隱帝學不肯盡其術試自隱常餘衣帶及思遠共試則驗厚賜金帛然卒不得帝怒裹以幞壓殺之數日有中使者自蜀還逢思遠駕而西笑曰上為戲何虐也

得役鬼術　呂用之亡命九華山事方士牛弘徵得役鬼術賣藥廣陵市始詣駢親將俞公楚驗其術因得

見駙著幕府

張果白驢 唐明皇雜錄曰張果常乘一白驢日行千里休即疊之其厚如帋致之於巾箱中

變宮人貌 唐杜陽編羅浮先生軒轅集上令宮人侍茶湯有笑其貌古布素者而顰髮絳脣年纔二八須臾忽變成老嫗雞皮鮐背髮鬢皤然宮人悲駭於上前流涕不已上知宮人之過促令謝告先生容質復故

遊西涼州 明皇雜錄曰上在東都遇正月望夜葉法善謂上曰燈影之盛天下無此然而涼州亞匹上曰頃嘗遊乎法善曰適自彼回於是令上閉目巨躍若昇在霄漢俄而足及地法善曰可以觀覽既視燈燭連亘數十里車馬駢闐士女紛委俄頃復旋故處具樓下歌舞猶未終法善與上到涼州以鏤鐵如意質酒肆翌日命中官以他事使涼州取之

髮中出酒 杜陽編軒轅集或與人飲則出一壺纔容一二升縱客滿坐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他人命飲即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歷歷而出麴蘗香無減

有墨子術 魏州妖人楊千郎用事自信有墨子術能役使鬼神化丹砂水銀莊宗頗神之拜千郎檢校尚書郎賜紫五代唐紀

百歲人 長慶初山人楊隱之在郴州有唐居士土人謂百歲人楊謁之因留止

齊物八

白喻指喻馬 莊子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天地一指萬物一馬注云是非彼彼我常性情故以我指喻彼指將明無是無非無主各信偏見故至人知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各當分也

得失 肩吾謂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不榮華三去無憂色今視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敖曰吾以來不可卻去不可止得失非我在彼乎在我乎注云曠然無係玄同

彼我何暇至乎人貴人賤也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嗒然喪耦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嗒然似喪其耦身也神與偶同均彼我若失亡也顏成子游曰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今日之隱几非昔日之隱几子綦曰吾喪我我自亡矣孔循大小於天倪既齊椿菌唐文粹岑文本撰至德觀法主孟法師碑云循大小於天倪既齊椿菌忘壽夭於物化寧下彭殤比大舜於豕虱張隱居莊子指要序齊彭殤一堯桀等周公於猿狙比大舜於豕虱權德輿一貫堯桀文粹皮日休正俗既不辨其顏跖兮遂一貫於堯桀窮通與修短造化夙所稟一樽齊死生萬事固難審李白萬齡龜菌等一死天地平元稹遺病謫殤子以為耋誣彭祖以

為儒兮譎殤子以為耋皮日休九諷正俗

自然九

白莊子曰和之以天倪　文子曰聖人立灋導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無德死者無怨孔鱉喬松兮　唐文粹馮宿撰昇玄劉先生碑吾師昇玄法於自然鱉喬松兮瑤圖金鼎　文粹陳子昂中岳滈尊師碑得瑤圖與金鼎信元符天地生成　文粹崔融啓母廟碑天地之自然生成其法自然之謂道吸精　張曲江謁司馬道士吸精反自然

仙十

白神仙靈仙列仙九仙羣仙真人羽客羽人仙子上清　靈族仙也從汗漫而遊汗漫仙人名白日升天紫氣老子度函谷關關令尹喜望見紫氣生羽翼

羽化　蟬蜕　丹卯仍羽人於丹卯獻桃王母獻武帝駕鶴驂龍羽蓋　霓旌　旌節　霓裳　霓衣　霞衣　羽駕　雲軺　風馭　青鳥西王母使桑田變海　桃源秦人松喬彭朔餐霞却粒吸沆瀣之精見下紫府輕舉碧落上升雞犬仙淮南王仙去餘藥器在庭雞犬䑛之皆得飛升也汗漫崆峒逍遥　龜鶴之壽冰雲之膚金石之壽雲輧芝蓋絳節朱幡縣日月而不老配天地而長存青牛老子白鹿羨門芝

田雲裝文選三神山史記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在渤海中莫有至者諸仙人不死藥在焉禽獸盡白黃金白銀為宮闕欲到則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也大人賦呼吸沆瀣餐朝霞霞日初出青黃氣列仙傳曰陵陽子春食朝霞夏食沆瀣沆瀣是北方夜半氣天地玄黃之氣也貫列缺之倒景人在天上視曰列缺去地三千里辭家後漢上成公密縣人初行久不還後歸語家人曰我已得仙辭去人見其高舉出空良久乃沒也藐姑射之神人莊子曰藐姑射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御飛龍遊于四海之外解佩江妃二女出游江湄逢鄭交甫挑之不知其神人也女遂解佩與交甫悅受佩去數步空懷無佩女亦不見薊子訓有百歲翁云為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後有人見與老翁共摩銅人云已五百餘年也簫史秦穆

公時善吹簫能致白鶴穆公女弄玉好之妻焉教弄玉作鳳鳴致鳳凰來作鳳凰臺一旦夫妻俱隨鳳去秦人作鳳女之詞

攜手仙古詩刺作秦女攜手仙

孔極陳荒妄謾誕李藩帝問神仙長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感極陳荒妄謾誕不可信

好神仙杜伏威好神仙長年術

請祀青帝王璵者方慶六世孫玄宗在位久推崇老子道好神仙事璵上言請祀青帝

慕神仙不死術李泌嘗游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

數與靈仙接李泌贊繁為家傳又著泌數與靈仙接言舉不經

骸坼若蟬蛻劉道合卒帝後營宮遷道合墓開具棺見骸坼若蟬蛻者帝聞恨曰為我作丹而自服去然所餘丹無它異

可致長生李邕中宗立鄭普思以方伎幸邕諫曰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人邪秦漢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

下乃令璽書邀禮張果帝更遣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邀禮乃至東都舍集賢院肩輿入宮
可得

帝親問治道神仙事語秘不傳尸解果懇辭還山至恒山蒲吾縣未幾卒或言尸解帝為立棲霞觀其所

少室伯王遠知多怍言詫其弟子潘師正曰吾少也有果不能上天令署少室伯吾將行即沐浴加冠衣若寢者遂卒躍身騰空冉冉而去後唐同光中有仕生秉鳳號為野人後於皇子陂躍身騰空冉冉而去

雲鶴翔集飛昇而去張志和號元真子嘗歌漁父詞云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後於湖州刺史顏真卿坐上雲鶴翔集飛昇而去

耆老自童稚見之溜齋間有道士楊仙公莫知其年壽耆老自童稚見之或就鐵鋪借鐵椎自擊其頂或令人極力擊之一無所損入山與虎豹為戲以手擊之猛獸為之偃仆後唐長興中入蜀自云居峨嵋山去也

屋内設茵

褥　原化記嵩山少林寺元和中嘗因風雨有一老人姓潘求宿寺人指空屋止宿二更後僧人忽起見火明乃老人屋内設茵褥翠幕陳列肴饌飲啖自若衆伺之至五更老人睡起取一胡盧子大如拳取牀席帳幕凡是用度悉納其中收訖內懷中空屋如舊

神真煉形年未足　見求仙門

紫微觀題壁　乾貞中建業市有卜者不知所從來衣服言語頗與衆異後忽於巢縣紫微觀題壁為詩

止能飛步　唐儀鳳中青城縣王仙柯拔宅上昇蜀僧中寤偶於龍岱相逢寤公曰飛仙之後胡為來此仙柯曰吾昔得靈藥止能飛步令全家隱於後山更修道法上賓之命吾何望焉出北夢瑣言

石上雄黃表　玄宗幸蜀夢思邈乞武都雄黃乃命中使齎雄黃十斤送於峨嵋頂上未半見一人幅巾被褐鬢髮皓白二童青衣丱髻夾侍立屏風側舉手指大盤石曰可致藥於此上有表錄上皇帝中使視石上朱書百餘字遂錄之

隨寫隨滅寫畢石上無復字矣須臾白氣漫起因忽不見雜俎

求仙十一

白玄珠　仙存象外不可苟求道在域中所宜馴致崆峒訪道雖軒后之或遊蓬島求仙豈秦皇之可致徐生知懼訪蓬獄以無歸秦皇令徐福求藥蓬萊山欒大伏誅求羨門而不得　或以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特受異氣禀之自然非積學所能及也養生論不務垂衣空思脫屣武帝嘆曰使我得如淮南王棄天下如脫屣

神仙　仙材　神仙難致政化易傷棄妻子梅福字子真為南昌尉養性為

事一朝棄妻子去九江人傳為仙人 繫風捕影終不可
後有人見福變姓名為吳門市卒

得 谷永諫成帝

郭璞卜許邁 遇泰上文曰君元吉自天宜舉升遐之道邁聞鮑靚隱迹潛遁乃候之未忍違親謂餘杭縣雷山近延陵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於是往來茅嶺同至時節還家

入山見藥 嵇康與王烈共入山烈得石髓如飴自服半半與康皆凝為石又石室中見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歎曰叔夜志趣非常輒不遇命也

五利將軍 漢武拜欒大為五利將軍

李少君 漢武時言道者見下注

孔夜夢駕鶴 李抱真好方士謂不死藥可致有受李長者為治丹且曰服此當仙去抱真表署幕府語左右曰秦漢君不遇此我乃得之後升天不見耳等夫夜夢駕鶴而刻寓鶴衣羽服習乘之後益惑猒勝餌丹二萬丸不能食且死醫以彘肪穀漆下之疾少間季長曰得仙何自棄也益服

三千九卒妄求長年事藩鎮王鎔以房山有西王母祠數遊覽妄求長年事踰月不還篤意求神仙高駢會平賊駢聞縮氣悵恨部下多叛去鬱鬱無聊乃篤意求神仙丹臺蜀女真謝自然泛海將詣蓬萊求師舟為風飄至一處山見道人指言天台山司馬子微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真良師也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無以到自然乃回求子微受度後白日上升續神仙傳昔有道士求神仙靈真下試心確然千鈞巨石一髮懸卧之石下十三年志道存身一試過名奏玉皇乃昇天雲氣冉冉漸不見留語弟子但精堅韋應物學仙詩或云欲學吹鳳笙所慕靈妃媲蕭史韓愈誰氏子以為服冕乘軒者寵患吾身也擊鍾陳鼎者味爽人口也遂乃損公卿之業學神仙之事文粹崔尚桐柏觀頌

竹宮時望拜桂館或求仙 杜甫 神眞煉形年未足 有隱者過必寄男又留一函隱者去而男殂以函感瘞庭中累月不還發函看有黑石字如錐畫曰神眞煉形年未足此為我子功相續 鄴侯家傳 讀仙經 古來三人俱弟兄結茅深山讀仙經上有青冥倚天之絕壁下有飄飄萬壑之松聲 韋學仙詩

吏隱 十二

白柱史 老聃為周柱下史 漆園吏 莊子為之 鄴令 王喬為之 南昌尉 梅福子真為南昌尉時人謂之神仙之吏 雖寵辱若驚 則宜晦迹 而是非齊致 未免同塵 大隱 隱於朝市 孔彈琴詩藥 趙元調宜祿尉到職彈琴詩藥如隱者之操 成簡靜之

化韋渠牟南山四皓畫圖讚故人清河房茂長刺商山成簡靜之化曰隱居之類也大德不官文粹梁肅鄭侯文集序大德不官既追五嶽之隱隱吏逢梅福杜甫趣近懸解迹同大隱文粹呂温虢州三堂記不離軒冕而踐夷曠之域不出户庭而獲江海之心趣近懸解迹同大隱有志吏隱捨此何求白公江州司馬廳記郡南樓山北樓水盆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宫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霄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禄仕優穩同上為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為身謀則禄仕之優穩者不異草澤之人盧肇進海潮賦序云素無强近之援不異草澤之人採藥西山飲泉滑水雲溪友議陸暢初為江西王仲舒從事終日長吟不親公牘仲舒讓之拂衣辭去既而採藥西山飲泉滑水客聞之以為仕隱也縣閭

吏傲與塵隔移竹踈泉常岸幘釣臺水緑荷已生少姨廟寒花始發縣閑吏傲與塵隔移竹踈泉常岸幘莫言空作折腰官豈似長安折腰客韋應物雜言送黎六郎

丹藥十三

白一丸五色古詩云與我一丸藥光輝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　化丹砂李少君曰祠竈丹砂可化為黄金　九轉神丹　金丹玉液　長生靈藥不死神方　燒金煉石　採朮茹芝　却粒　將延金石之壽以煉氷雪之膚　方傳仙訣藥採名山　身輕得道羽化升天　鍊金膏調玉液　肘後方囊中藥　吸而蟬蜕吞則翼生　文武之火陰陽之鑪君臣之藥　駐童顔延暮齒　去疾蠲病　延齡

難老姮娥竊而奔月竊羿不死之藥雞犬舐以升雲淮南王仙去雞犬舐其藥器亦升天上藥養命中藥養性啄腐吞腥求丹葛洪聞交趾出丹求為勾漏令至廣州刺史鄧攸留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孔可以續年郝處俊拜東臺侍郎時浮屠盧伽逸多治丹曰可以續年高宗欲遂餌之處俊諫曰脩短固有命異方之劑安得輕服哉昔先帝詔浮屠那羅邇娑寐案其方書為秘劑取靈藹恠石歷歲乃能就先帝餌之俄而大漸上醫不知所為羣臣請顯戮其人議者以為取笑夷狄故法不得行前鑑不遠惟陛下深察包炎產毒未易可制裴潾帝喜方士而柳泌為帝治丹劑求長年帝御劑中躁病渇潾諫曰方士韋山甫柳泌等以丹術自神更相稱引詭為陛下延年若乃藥劑者所以禦病豈常進之餌哉況又金石性託酷烈而燒治積年包炎產毒未易可制異草皇甫

餌藥方士柳泌自云能致藥為不死者因言天台山靈仙所舍多異草願官天台求采之帝餌藥寖躁怒不常宦侍懼以弑崩為長年藥又薦浮屠大通柳泌為疽生於背太醫長年藥帝惑之同上

李元伯治丹劑以進帝餌之疽生於背懿宗立収元伯誅死見畢諴傳膺澤消槁武宗賢妃王氏

進才人帝稍惑方士說欲餌藥長生後寖不豫才人每謂親近曰陛下日煉丹言我取不死膺澤消槁吾獨憂之

漱之以瓊液餌之以金砂旣而童顏益春真氣愈茂李白

餌之而驗張易之等姦贓狼籍御史臺劾奏之內史李令楊再思曰昌宗主煉丹劑陛下餌之而驗功最大者善丹砂王琚太子曰先生何以自隱而曰

也即詔釋之與寡人遊琚曰臣善丹砂且工諧隱願比優人太九鼎丹瀵莫不究其條貫岑

子喜恨相知晚文本孟法師碑銘玄明膏盧照

隣病去官居太白山得方士玄明青餌之會父喪號嘔丹輒出由是疾益甚

問神仙治鍊　吳筠

帝復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

化黃金治丹　葉法善

時帝悉召方士化黃金治丹法善上言丹不可遽就徒費財與日請覈真偽帝許之凡百餘人皆罷

丹設投周隱

唐世雷滿掾朗州有廂獄吏推勘囚人是一道士云事解後燒丹報恩他日果寄丹因誤投周隱而不言乃自服食壽九十出北夢瑣言

丹成自服仙去

高宗令劉道合合還丹丹成上之而卒及帝營奉天宮遷道合之殯室衆謂尸解高宗聞之曰劉師為我合丹自服仙去其所進者亦無異焉舊史

拔宅上昇

唐儀鳳中青城縣横原翠圍山下有村民王仙柯服道士所遺靈丹拔宅上昇出北夢瑣言

遺丹二粒可過兩甲子

僧逍遥唐會昌中釋門沙汰于時軒轅先生隱於羅浮山有數

僧入山役謁以避歸俗之役逍遙預焉以雄黃數兩齊心奉獻輒布丹藥先生愍而允之遺丹二粒云可過兩甲子逍遙餌之自王蜀變故後兩周丁亥殆一百二十四歲矣出北夢瑣言

涅壇鑄鼎 涅壇方合矩鑄鼎圓中規鑪橐一以動瑞氣紅輝輝白樂天贈郭鍊師

燒丹于廬山草堂 樵人直說曰白樂天燒丹于廬山草堂

地仙 顏真卿嘗得神丹服之後為李希烈所殺希烈既平人發真卿棺改葬睹目如生俺之隱士曹庸山云此後三十年能擘裂飛騰而上被羽衣行山澤之間所謂地仙明皇十七年

九轉但能生羽翼 羨人為政本忘機服藥求仙事不違葉縣已泥丹竈畢瀛州當伴赤松歸先師有訣神將助大聖無心火自飛九轉但能生羽翼雙鳧勿去定何依李白題崔明府丹竈

宮觀十四

白清觀上清觀　紫宮紫極宮　列真之守太微之宮　列仙攸館互相所居

鶴觀杏壇　九龍之觀　靈宮秘宮　將尊道德之風宜廣神仙之宅　宮

觀之規所宜壯麗玄元之教必在尊崇　宅真官唐靈旅　仙人好樓居

銀宮金闕　紫府丹房　碧洞丹臺　上清之宮大壯之宇　孔金仙玉真

營觀竇懷貞𤅊宗金仙玉真二公主營觀費鉅萬諫者交蹶不止唯懷貞勸成之　天華上宮

王璵廣德初建言唐家仙系宜崇表福區招致神靈請度昭應南山作天華上宮靈臺等祠　焚香禮

真像盥手披靈篇陸龜蒙引泉詩　閑開蘂珠殿暗閱金字經元稹

清都景龍韓思復拜給事中帝作景龍觀思復諫之　為虛室以鑿戶起層臺而壘土

唐文粹崔尚桐柏觀頌

崇飾 韋嗣立景龍中同三品時崇飾觀寺用度百出嗣立建言伏見營立寺觀累年不絕鴻侈繁麗務相矜勝大抵費常千萬以上轉徙木石廢功害農地藏開發蟄蟲傷露上聖至慈理必不然準之道法則乖質之生人則損陛下豈不是思

諫作金仙等觀 韋湊景龍初作金仙等觀湊諫以為方農月興功雖資出公主然高直售庸則農人捨耕取傭趍末棄本恐天下有受其飢者

治金作帝像 郭英乂明皇在蜀時舊宮為道士祠治金作帝像畫繪乘輿侍衛每尹至先拜祠後視事英乂㸓具地勝選輒壞繪像自居之衆始不平

紫府 薛頤帝為築觀九嵕山號曰紫府

黃宅 唐文粹李庚西都賦黃宅緇廬金篆玉局

上有鬱藍天垂光抱瓊室 杜甫金華觀詩

焚香玉女跪 霧裏仙人來同上

羽節凌風 文粹崇元聖祖院碑金榜瑤壇仙衙真官羽節凌風

珠珮珊珊貫鍊

養真靈境　文粹崔尚桐柏觀頌不死之福鄉養真之靈境

真氣靈蹤　文粹獨孤及古函谷關銘聆風仙籙則真氣靈蹤起乎其中

傳寶圖于本支　同上柱史一去流沙萬里留玉函于舊宅傳寶圖于本支

寶像珍龕　辛替否諫金仙玉真觀天尊無欲無營何必璇臺玉樹寶像珍龕使人困窮

秘宇靈宅　禁山開秘宇復戶潔靈宅禹錫桃源

千秋觀　賀知章棄官詔於會稽置千秋觀命賀主之

雲觀　文粹姚崇五老峰詩雲觀此山北

天下觀一千六百八十七　唐百官志

瑞雲靈趾　顯德中世宗營一道宮於皇城之西工人發得石一片上有字題瑞雲靈跡鎮梁東他日多應與古同歲月遷移人事改再來開處又興功復題道士任守真記帝讀之歎異令還觀紀異錄

捨宅為觀　天寶九載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為觀以祝聖帝悅

釋教十五

白象法之教 金人教起西方化流中夏漢明帝夢見金人飛空而下傳毅曰西域之神具名曰佛今陛下所夢將是乎人乃使郎中蔡愔等往天竺尋訪佛名由是化流中夏以

戒律為教文以禪定為真守 方便之門 拔有漏之身超無量之刧

道濟真俗理苞聖愚 立三世之緣觀感流俗 設百法之要誘被浮生 開悟愚蒙拯濟沉溺 大雲之教甘露之法 苦空 貪著 既無傷於國經且有補於王化 執迷回向 開善誘之門施方便之力 拯苦海之沉溺救火宅之焚燒 大雨之潤眾生 攝心脫屣 塵勞 煩惱 解

脫　慧劍（維摩經以智慧劍破煩惱賊）戒珠（法華經精進修静戒猶如護明珠）五翳（喻日月為煙雲塵霧垢五翳）五静（清淨有五）啓覺路之緘縢（發空門之扃鐍）誘羣迷以方便（救衆苦以解脫）報應之緣　三車之教　不言以化　無刑而威　楚王英信佛道請以縑贖罪（詔報曰王好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法教何嫌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也）三郤諂於道二何佞於佛（何充執政崇信佛供給沙門糜費巨萬不恤貧乏時郤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崇釋氏謝萬曰三郤諂於道二何佞於佛）度門（覺路）慈雲（甘露）孔王縉（本傳七月望日宫中造盂蘭盆綴飾鏐琲設高祖以下七聖位幡節衣冠皆具各以帝號識其幡自禁内分詣道佛祠鐃吹鼓舞奔走相屬是日立仗百官班

光順門奉迎導從歲以為常羣臣承風皆言生死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大歷政刑日以堙陵由縉與元載杜鴻漸倡之也

以三塗六道嚇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傅奕集駮佛議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嚇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

伐摩尼之風壞浮屠之俗李德裕一品集鄭亞

割愛取滅蕭倣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桑門入禁中為禱祠事數幸佛廬廣施予倣諫以為天竺法割愛取滅非帝王所尚慕今筆梵言口佛音不若懲謬賞濫罰孤殃祈福況佛者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

常衮事見道士門

習歌唄以為樂裴休宣宗嘗曰休真儒者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演繹附著數萬言習歌唄以為樂與終于枲素善至為桑門號以相字當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

妖邪之法傅奕

遺言戒子六經名教言若可習也妖邪之法謹勿為

深詆釋氏 吳筠始筠見惡於力士而斥故文章深詆釋氏

能致佛法 李邕中宗立鄭普思以方伎幸邕諫曰陛下誠以普思術能致佛法則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

事浮屠法 李華晚事浮屠法

詆毀 葉法善雅不喜浮屠法常切詆毀議者譏其好憎然以術高卒莫之測

託浮屠生死說 白居易追貶江州司馬既失志能順適所遇託浮屠生死說若忘形骸者久之

經月不食葷 暮節惑浮屠尤甚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

溺浮屠道 杜鴻漸晚節溺浮屠道

好談浮屠法 房琯好談老談浮屠法

有為佛老法興浮屠祠屋者皆驅出境 王仲舒知俗病利為江西觀察使有為佛老法興浮屠祠屋者皆驅出境

寫佛書饋賂僧尼 莊宗冊劉氏為皇后自以

出於賤微踰次得立以為佛力又好聚斂分遣人為商賈至於市肆之間薪芻果茹皆稱中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為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宮中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莊宗由此亦傚佛胡僧來迎拜之

予策名二十年百慮而無一得 然後知世所謂道無非畏塗惟出世間法可盡心爾由是在硯席者多旁行得句之書備將迎者皆赤髭白足之侶深入智地靜通還源客塵觀盡妙氣來宅 劉禹錫送僧元暠

盡妙理者莫如法門變凡夫者莫如佛土 佛示滅後大弟子演聖言而成經傳心印曰法承法而能傳曰宗由宗而分教曰支坐而攝化者勝義皆空之宗也行而宣教者推破邪山之支也釋子惠則生於像季思濟劫濁乃學于一支開役羣迷以為盡妙理者莫如法門變凡夫者莫如佛土悟無深者莫如散花故業于淨名深達實相自京師涉漢沔歷鄢郢登熊湘劉禹錫送

惠則歸上都

戒律十六

白以法求道用刑修心八戒堅持護持威儀戒珠見修上行精進勤苦四分律也律儀法要戒行三藏經律論九部經律論各三部小乘戒律也全護珠之志雖在修行得捨筏之心豈宜執著未及超於解脫且當攝於威儀僧律國章孔未曾有傾欹懈倦之色唐嚴郢不空三藏自成童至于晚暮常飭供且坐道場浴蘭焚香入佛知見五十餘年晨夜寒暑未曾有須臾傾欹懈倦之色異律於定慧不可與言佛柳宗元衡山大明寺律和尚碑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

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以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不可與言佛 從峻泊侃以究戒律凡浮屠之道哀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馬於是從峻泊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同上

杖屨衣巾屏居一室許堯佐廬山東林熙怡大師碑杖屨衣巾屏居一室行住坐卧無非道場

衲衣跏趺未嘗出户李華潤州鶴林徑山大師衲衣跏趺未嘗出户

周密護持律儀細行周密護持淨覺禪師銘王維

金繩開覺路寶筏度迷川李寄浩然

踐青折萌汎席灌盂柳宗元送方及師至於踐青折萌汎席灌盂雖小教戒未嘗肆其心

禪定十七

白次第之禪真如之理歸空離相悟法斷言捨筏忘荃萬法歸一乘無我之真相有緣勝果之如悟三空終超十地超彼岸初地乘不退之輪證無生之觀初地決定經不捨初地入於二地乃至十地有漏之身無生之理解法藏之緘縢啓禪門之扃鐍正覺不二法門入定安禪八戒四禪定慧齊修身心無著一乘禪也人能弘道解脫世塵無言無說定慧齊心孔離俗寂靜南蠻西舍利凡曲名十有二七曰禪定驃云摯覽詩謂離俗寂靜也心不離定中唐文粹李華左谿大師碑銘序心不離定中口不嘗藥味緣隨定設法與心起緣隨定設出唐文粹李華碑無空可住無有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出王維能

禪師碑

同歸性海舉足下足長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出同上

寂然不動湛而常存李白崇明寺幢文

傳千燈於智種了萬法於真空同上

禪龕只宴如吾師雨花外不下十年餘長者自布金禪龕只晏如大珠脫玷翳白月當空虛杜甫謁文公上方

鳥聚疑聞法龍參若護禪李寄浩然

飛蚊破面舊相禪學錄丁繫自尚書郎參靈度師去官求道日食脫粟二升諸僧鉢水一盂夏月夜禪雖飛蚊咂食終不搖動夏既滿面為破爛也

斗盆燒香曹務光見趙州以斗盆燒香十斤曰財可得法難求

金面碁盤蘸尚書八十猶參禪大溈訪之以手拍碎金面碁盤

如黑而迷仰見斗極一言頓悟不踐初地六祖碑

以為真印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為真印至大鑒置而不傳豈以是為筌蹄耶

鷄狗耶人不已若而不若置之耶

佛十八

白金人　紫金之像白毫之光　自相不常隨求而變　神周無朕應念而生　相好光明相也　歸依迴向瞻仰　妙相莊嚴具足　神通變化　七寶之飾　有大威德大神力也　象教道場　發菩提之心展供養之具　西方之神　蓮花承步　青蓮妙相孔禁中祀佛號內道場王縉奉佛不茹葷食肉晚節尤謹初代宗未重浮屠法每從容問所以縉與元載盛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由是禁中祀佛諷唄齋薰號內道場　逃父出家傅奕上疏詆浮屠帝下奕議有司中書令蕭瑀曰佛

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奕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

佛西胡黠人爾欺誅夷狄以自神

帝又嘗問傅奕曰佛法奈何奕曰佛西胡黠人爾欺誅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媿兒幼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

彌勒佛身

張仁愿華州下邽人遷殿中侍御史御史郭弘霸者稱后乃彌勒佛身仁愿正色拒之

悟之於心

姚元崇曰佛不在外悟之於心

玉像祈年

張仲方始高祖仕隋時太宗方幼而病為刻玉像於滎陽佛祠以祈年久而刓晦仲方在鄭勅吏治護鏤石以聞傳于時

侫佛過甚

孟簡晚節侫佛過甚為時所誚常與劉伯芻歸登蕭俛譯次梵言者

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

徐岱帝以誕日歲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升召岱講說始三家若矛盾然卒

而同歸于善帝大悅**為佛老瀍皆驅出境**王仲舒為江西觀察使有為佛老興浮屠祠屋者瀍皆驅出境**空寂無為**見道教門**溺志於佛**嚴挺之溺志於佛與浮屠惠義善義卒衰服送具衰**惑佛**裴寬惑於佛喜與沙門游習誦其書老彌篤云**李蔚贊**若佛者特西域一槁人耳裸顛露足以乞食自資癯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概之苦本無求于人徒屬稍稍從之**未聞佛能致太平**張鎬肅宗時引內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唄外聞鎬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一函寓羲風化未聞區區佛能而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為為心不以小乘擾聖慮帝然之**擯斥**韓愈進學解曰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迎佛骨上表**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大人奔走諷唄至為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繫路愈聞惡之乃上表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

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灼頂燔指十百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

佛跡 西域天竺國尚浮屠法不殺生飲酒處處指曰佛故跡也

營大像 李嶠武后將營大像於白司馬坂嶠諫造像雖俾浮屠輸錢然非用縣求辦不能濟是名雖不税而

實梲之延賓宮主雜俎佛為三十三天仙延賓宮主所為道在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為刻繒泥像今僧尼十萬刻繒泥像以惑天下傅奕疏支竺殘而佛聲寢靈山廢而灋不作白居易寺記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為勝妄相誇脅而倡其風李蔚贊嗜浮屠灋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著數萬言雖當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裴休傳敕湯鑊於幽途息劍輪於苦海李白鍾銘營大像切諫蘇珦后營大像白司馬坂糜用億計珦上疏切諫見納清靜仁恕張士衡太子復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曰事佛在清靜仁恕爾如貪惏驕虐雖傾財事之無損於禍篤志奉佛王維凡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綵佛軀汗流劉玄佐汴有相國寺或傳佛軀

汗流玄佐自往大施金帛

教人仁弱

突厥毗伽可汗默啜連欲城所都起佛老廟瞰欲谷曰佛老教人仁弱非武彊術黙棘連當其術即遣使者請和帝以不情答而不許策

佛牙

五代趙鳳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方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

以利人為急

五代周世宗即位之明年中國之錢乃悉詔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身世為妄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

佞佛

五代馬嗣孫既學韓愈為文故多斥浮屠氏之說及罷歸乃反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行于世時人誚之曰佞清泰不徹乃來佞佛清泰廢帝年號也

光明彌陀像

安國寺彌陀像法空自光明寺移來未建都時此像在蘭若中往往放光因號光明

韓愈與孟簡書

如釋氏能與人

為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如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真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豈令其鬼行胷臆作禍福於其間哉韓文

青蓮承趺金獸捧持藻井花鬘葱籠四垂邑人膜拜如佛出世劉禹錫夔州移鐵像記

于闐玉像高一尺七寸濶尺餘一佛四菩薩一飛仙一段玉成截肪無玷膩彩若滴酉陽雜俎

大雄功包陰陽力掩造化首出衆聖卓稱大雄李白崇明寺尊勝陁羅幢文

使苦海靜滔天之波疑山滅炎崑之火同上

慈氏起西方之教習登正覺劉禹錫碑

無有十纏之惱柳宗元巽上人修院記佛道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衆寶以為飾其人無有十纏之惱羣聖以為友云

轉惑見為真智即羣迷為正覺柳文西軒記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為真智即羣迷為正覺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物邪孰能為余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為徒

本自依迦葉何曾藉偓佺杜甫詠懷浮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柳宗元

治金銀像大或十圍環王書浮屠道治金銀像大或十圍

經十九

白四句之偈 十二部尊經 貝葉之文 翻譯受持讀誦

白馬馱 三藏九部 誦經徐義為慕容所獲械理其手足將殺之誦觀世音經至夜門開械脫出於重禁中若有導者

文字性空 佛書經文 孔箴血寫佛書肅宗

廢人張氏帝不豫后自截血寫佛書以示誠

羅什所譯姚崇卒治令曰令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與之對翻而興命不延國亦隨滅五帝之時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致仁壽無凶短也下逮三王國祚延久其臣則彭祖老聃皆得長齡此時無佛豈抄經鑄像力耶緣死喪造經像以為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經與像何所施為爾曹謹不得為

鑱臂血寫浮屠書韋綬父喪鑱臂血寫浮屠書

梵經文粹張説鄎國公主碑手寫金字梵經

金澱書經同上

佛之迹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為經柳宗元送琛上人

六百五十七部沙門玄奘俗姓陳鄎師人少聰敏有操行貞觀三年因疾而挺志往天竺凡十七年至貞觀十九年二月十五到長安足所親踐者一百一十一國採求佛法咸究根源凡得經論六百五十七部佛舍利像等甚多太

宗在東都留所得經像於洪福寺有瑞氣徘徊像上遂詣朝謁太宗以洪福寺為翻經之所御製聖教序高宗為太子作述聖記出南部新書

僧二十

白衆門 沙門開士 苾芻 衆僧 長老 高僧 惠炬 涅槃經曰執惠炬 密行 淨名 利根 辯才見性 上人 彼上人者 僧佛 佛書 善根 福地 出家修道 塵器 塵心 道心 梵行 身則有為所以歸於三寶 心實無相俾乎宗本一乘 演灋 有緣 遊方無住 繼七祖之業 振錫 浮杯 脫略塵境 歸依法門 虛幻 非實身喻芭蕉之形 明徹無瑕心學琉璃之地 修行 宴坐 五蘊皆空諸

漏已盡（謂六根也）觀色身頓悟無生之理（處世界當侍不染之心）覺性（幻身）行道（坐忘）聽灋（觀心）身心之惠　支許（支遁字道林講維摩經遁為法師許詢為都講遁衆議謂無以屈難詢設一難亦謂遁不復能通也）養馬（有遺支遁馬者或譏道林道林曰愛具神俊聊復畜耳）放鶴（有遺支道林鶴者道林謂鶴曰爾沖天之物寧為耳目之玩者乎遂放之）受女（高僧傳鳩摩羅什姚主以妓女偪令受之乃自講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取蓮花勿取臭泥）馴虎（高僧傳惠永感虎來馴）生融之學觀肇之名（皆僧名高僧傳六時人稱通姓則生融上道精難則觀肇第一）乘杯食肉（高僧傳杯渡者不知其名姓常乘木杯渡河因名馬不修細行不甚精持飲酒食肉與俗人不殊也）天女（高僧鬼戒行嚴潔嘗有一女子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

來勸勉其意鬼執意貞確一心無擾曰吾心若死灰無以草囊見試女乃凌雲而逝顧曰海水可生須彌可傾

彼上人者秉心堅貞**賦詩**惠休善屬文作碧雲之什**人能弘道**

出塵呪水生蓮佛圖澄妙通玄術腹旁有孔當齋時至流水側引五藏洗之還內腹中取鉢盛水燒香呪之生青蓮花

食針羅什不拘細行諸僧故多效之什乃聚針盈掬食之諸僧盡皆愧服也

彌天桑門道安俊辯至荆州見習鑿齒曰彌天釋道安鑿齒對曰四海習鑿齒時人皆以為名對

度人格祠部格王公已下敕別許度人者親王二十三品已上三人並須亡者子孫及妻媵并通取周親妻媵不須試業若數不足唯見在度如有假冒不在原首之限也

又祠部格云私家部曲客奴婢等不得入道如別敕許出家後犯還俗者追歸舊主各依本色也

孔表元武尉嚴礪少為浮屠法太守見之偉具材表為元武尉

不得箠辱王縉威陳禍福報應代宗意向之詔天下官司不得箠辱僧尼請行業不如令者還為民李訓嘗建言天下浮屠避傜賦耗國衣食請行業不如令者還為民既執政自白罷因以市恩敎浮屠方士無兩競金仙公主為道士築觀京師以方士史崇玄為師觀始興詔崇玄護作日萬人羣浮屠疾之以錢數十萬賂狂人段謙冒入承天門升太極殿自稱天子有司執之辭曰崇玄使我來詔流嶺南且敎浮屠方士無兩競私侍合浦公主浮屠智勗逆占禍福惠弘能視鬼皆私侍主冒為沙門服上官儀父弘為隋江都宮副監大業末為陳稜所殺時儀幼左右匿免冒為沙門服請捨家為桑門蕭瑀好浮屠法聞請捨家為桑門帝許之矣復奏自度不能為乃詔奪爵上大雲經岑長倩和州浮屠上大雲經著革命事后喜始詔天下立大雲寺長倩爭不可為安

國寺奴 竇懷貞表請為安國寺奴

怙勢奪民邸肆 薛登為御史大夫僧慧範怙太平公主勢奪民邸肆官不能直登將奏之或勸以自安荅曰憲府直枉朝奏暮黜可矣遂劾奏

拔親樹知畜妻養孥 辛替否疏曰今出財依勢避役亡命類度為沙門其未度者窮民善人耳拔親樹知豈離朋黨畜妻養孥非善無私愛是致人毀道非廣道求人也

不能捍甲冑 又曰假如兵革相乘則沙門不能捍甲冑寺塔不足禳飢饉

隱嵩山修浮屠 武平一武后時畏禍不敢與事隱嵩山修浮屠

汰僧偽濫 姚元崇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强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為佛理烏用奸人以汨真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偽濫髮而農者餘萬二千人

食千僧 杜鴻漸自蜀還食千僧以為有報楷紳效之病甚令僧剔頂髮遺命依浮屠葬不為封樹

飯

千桑門追福 田神功喪帝飯千桑門追福

妖妄 李尚隱為蒲州刺史浮屠懷照者自言母夢日入懷生巳鏤石著驗尚隱劾奏妖妄詔流懷照播州

飯萬僧 李蔚懿宗惑浮屠常飯萬僧自為贊唄蔚上疏切諫云

普加髮落 李德裕劾奏王智興為壇泗州募願度為僧者人輸錢二千則不復勘詰普加髮落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男剔髮規免徭賦所度無算臣閲渡江者日數百蘇常齊民十固八九若不加禁過則前至天子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為細變有詔徐州禁止

夜飲火其廬 柳惲魏少游表為判官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瘖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惲與具僚崔祐甫白奴冤魏少游趣訊僧僧首伏因辱謝二人

始度僧尼 肅宗改元始度僧尼

祝髮事浮屠 楊元琰敬暉等為武三思所構元琰知禍未已乃詭計請祝髮事浮屠中宗不許

緇衣半道 魏元忠陳郡男

子來楚客者以書規之曰今度人既多緇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皆有定直昔之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家以茲入道徒為游食

收貲濟軍 裴冕建言度僧道上收貲濟軍興事見賣官門

講灋 劉仁恭招浮屠與講灋

以皋為民 鄭餘慶知吏部選浮屠法湊以皋為民訴闕下詔御史中丞宇文邈刑部侍郎張彧大理卿鄭雲逵為三司與功德判官諸葛述參按述故吏也餘慶劾述猥賤不宜與三司雜治時韙其言

亡為浮屠 成汭青州人少無行使酒殺人亡為浮屠

嫉見遇 吳筠天子重之群沙門嫉其見遇而高力士素事浮屠共短筠於帝

還治儒學 馬嘉運少為沙門還治儒學

政事參決 吐蕃贊普政事必以桑門參決

帥夜光 少為浮屠至長安因凡仙公主得召見溫泉帝奇其辯賜冠帶

亡命 李德裕除浮屠法僧亡命者多趨幽州德裕召邸吏戒曰為我謝張仲武

劉從諫招納亡命令視之何益仲武懼以刀投居庸關吏曰僧敢入者斬

請僧道士一切限年

李叔明惡道佛之弊上言彭偃曰今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僧衣食歲毎慮三萬五夫所不能致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不貲臣謂僧道年未滿五十可令歲輸絹四尺及女冠輸絹二雜役與民同之裴泊言曰傳曰女子十四有爲人母之道四十九絕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爲人父之道六十四絕陽化之理臣請僧道上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許終身在道餘悉還爲編人

皆童髮毀服以游於世

柳宗元送玄舉師歸寺序皆童髮毀服以游於世

黄金獅子承高座

李白送蜀僧晏黄金獅子承高座白玉麈尾談重玄

紹釋風於西域

李白祭璿和尚紹釋風於西域迴佛日於東維

日夜誦經九函

東川解魔寺僧吉祥魁梧多力受飯五鉢日夜誦經九函池中

魚知具數以名召之皆出水面使去即沒出蜀普錄居長安慈恩寺（張策少好浮屠之說乃落髮為僧居長安慈恩寺黄巢犯長安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赤髭白足之侶（深入智地靜通還源劉禹錫送僧元暠南遊）

寺二十一

白佛寺　仁祠　招提　精舍　灋門　梵宮　寶地

祇園　紺園　化城　淨土　象灋之教（既務恢張）棟宇之規（所宜壯麗）大壯（小乘）日宮（月殿天宮）花界（蓮花界）蓮宮（花宮奈苑）二梵之福（阿含經世尊說若能補故寺是謂二梵之福）鹿苑（龍宮雞園）灋宮　鷲峯

諸佛攸館衆聖所居國家恢弘象教開設仁祠廣闢淨土精選真僧日月天宮琉璃地道金界金繩界道鐵圍山雞足山鴈塔象塔金刹香刹布金之地多寶之室孔興廣祠廬侯希逸為淄青節度使佞佛興廣祠廬人苦之請併寺蘓瓌從同州刺史鑄浮屠立廟塔役無虛歲瓌以為糜費浩廣雖不出國用要自民産日殫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天下僧尼濫偽相半請并寺著僧常員數缺則補憲寫宮省安樂公主營第及安樂佛廬皆憲寫宮省而工緻過之荊州河東寺蘓良嗣在荊州時州有河東寺本蕭詧為兄河東王所建良嗣曰江漢間何與河東乎奏易之而當世恨其少學云造浮屠大像狄仁傑武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月施一錢助之仁傑諫今邊陲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務耗天

下浮屠錢營佛祠張廷珪武后詔稅天下浮屠錢營佛祠於白馬坂作大像廷珪諫以為傾四海之財殫萬民之力窮山之木為塔極治之金為像然猶有為之法不足高也今天下虛竭蒼生彫弊謂宜先邊境實府庫養人力后善之

祠部凡天下寺總五千三百五十八所注三千二百所僧二十一百所尼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維那一人共綱統衆事而僧持行者有三品其一曰禪二曰法三曰律大抵皆以清淨慈悲為宗唐六典

雖復項籍放命封樹紀於邱墳鮑信捐生丹素著於圖象猶恐九泉之下尚論鼎鑊八難之間永纏氷炭可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各建寺刹招延勝侶望法鼓所振變炎火於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於甘露所司量定立寺稱朕哀矜之意仍命虞世南李百藥褚遂良等為碑銘以紀功業唐貞觀為戰陣處立

寺詔

白司馬坂復營佛祠 神龍初詔白司馬坂復營佛祠廷珪方奉詔抵河北道出具所見營築勞亟懷不能已上書切爭

營寺塔 宋務光神龍元年上書曰自頃營寺塔度僧尼施與不絕非所謂急務也

廣殿長廊 辛替否景龍中為左拾遺時盛興佛寺公私疲匱替否上疏曰今疆埸危駭倉稟空虛卒輸不充士賞不及而大建寺宇代木空山不給棟梁運土塞路不充牆壁所謂佛者清淨慈悲體道以濟物不欲利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損人則不愛物榮身則不清淨寧佛者之心乎

蠹財數百億 又同上疏曰中宗造寺蠹財數百億

為佛寺東都 白居易後履道第卒為佛寺東都

詔毀佛寺 韋博昭詔毀佛祠悉以浮屠隸主客博言令太暴宜近中

鑄銅為瓦金塗 王縉初五臺山祠鑄銅為瓦金

塗之費億萬計縉紳中書符遣浮屠數十輩行州縣歛丐貲財

毀屬下浮屠私廬 李德裕毀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與農蜀先主祠旁有猱材其民剔髮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

賜寶座二 李蔚懿宗成安國祠賜寶座二度高二丈構以沉檀塗髹鏤龍鳳葩蘤金釦之上施複座陳經几其前四隅立瑞鳥神人高數尺磴道以升前被繡囊錦襜珍麗精絶

助營開業佛祠 崔羣魏博田季安以五千縑助營開業佛祠羣以為無名之獻不當受有詔却之

榜曰懷恩 高霞寓位既高言多不遜帝欲罷其兵益自憂乃上私第為佛祠請榜曰懷恩以塞帝疑

百寺 南蠻婆伽廬國喜佛法有百寺琉璃為甓錯以金銀丹彩紫鑛塗地覆以錦罽王居亦如之

毀上元道佛祠四十區 韓滉遷浙江觀察使聞京都未平毀上元道佛祠四十區修塢壁

珍樓寶屋國貲

不逮 高力士於來廷坊建佛祠珍樓寶屋國貲所不逮

神龍佛祠 裴延齡又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奏同州得大谷木數千章度皆八十尺

出軍攻戰必禱佛祠 鍾傅凡出軍攻戰必禱佛祠積餅餌為犀象高數尋

惠林佛祠 李源惠林佛祠燈舊墅也源依祠居闔户日一食

表輞川第為祠 王維母亡表輞川第為寺終葬其西

安國佛祠 李絳是時盛興安國佛祠倖臣吐突承璀立石紀聖德焉營造華廣欲使絳為之頌將遺錢千萬絳上言陛下蕩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望德音忽自立碑示人以不廣

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 食貨志武宗廢浮屠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為民二十六萬五千人

緇廬 唐文粹李庾西都賦

天雨花 大同坊雲花寺大歷初僧儼講經天雨花至地咫尺而滅夜有光燭室敕改為

雲華出酉陽雜俎 **佛室** 崇佛室為學者居會具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以嚴具道柳大雲寺記 **起樓架閣切星漢** 誇雄闘麗止者誰韓愈送澄觀師詩 **杜甫大雲寺詩** 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天黑閉春院地清棲暗芳玉繩回斷絶鐵鳳森翱翔 **花宮** 玉斗生網户銀河耿花宮李白秋夜宿龍門香山寺 **香雲花雨** 香雲徧山起花雨從天來李白尋山僧 **地靈生寶** 地靈步步雪山草僧寶人人滄海珠塔㘭宮墻壯麗敵香廚松道清涼俱蓮花交響共命鳥金牓雙迴三足烏杜甫岳麓寺詩 **梵放時出寺** 鐘殘仍隱床大雲寺詩 **清聞樹杪磬** 遠謁雲端僧杜甫惠義寺 **野寺** 根石壁諸龕遍崔嵬前佛不復辯百身一莓苔唯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 **以笏量基** 唐高僧傳吠舍釐國有維摩故宅唐顯慶中王玄策因向印度過淨名宅以笏量基

止有十笏故號方丈室躋閣謁金像韋應物曰禪詩躋閣謁金像攀雲叩禪扃殿宇餘丹紺橙閣峭歌懸韋蘇州憩東西林精舍詩岧嶤青蓮界蕭條孤興發同上同德寺詩紺殿橫江上青山落鏡中李白宴興德寺南閣

白孔六帖卷八十九